

短，和父母的联系都是通过信件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从下乡到出国留学，母亲总是坚持每个月至少给她写一封长信。那秀丽的小字，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和人生哲理，都是鼓励的语言。母亲深知教育心理学，因此在她脸上，在字里行间，看不到一点负面的东西。妈妈爸爸是我们一生中最敬佩的、坚持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干部。通过“文革”，我们看到的爸爸妈妈是一对思想上、事业上共同支持、互相理解的患难夫妻。

父母退休以后，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病，同时因腰部在“文革”时受伤又做了手术，行动十分不方便。母亲坚持亲自

照料父亲，晚上父亲有时起夜七八次，都是母亲坚持陪父亲上厕所，每周为父亲洗澡。母亲仍然保持着她的科学态度，为父亲的病情做详细的记录和调药。父亲在病中还著书，母亲就是父亲的全职秘书、保姆、心理和身体的医护。如果不是母亲的细心照料，父亲也不会那样长寿。母亲为父亲的晚年付出了很多很多，父亲悄悄地告诉晓红，他一生有幸认识母亲，母亲所做的是相濡以沫。

在今天，也许不会有多少年轻人对这篇文章感兴趣，但我们想，总有一天人们会回过头来，发现共和国曾有过这样一代人，为了国家的复兴和富强，曾无私奉献过。

文洁若阿姨

○赵 蘅



文洁若学长

文洁若，翻译家。1927年出生，1950年毕业于清华外文系。翻译了大量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的作品。曾与丈夫——著名记者、作家萧乾合译《尤利西斯》。

想写文阿姨有些日子了。不敢断定，文阿姨是不是这世上唯一

的除了阅读和写字，再没有其他物质和生活欲望的女人了？

这些年总惦记文阿姨，不定期去看看，打电话问安，寄点食品，多于登门探望。我总会先问文阿姨您好吗？她总会精神抖擞地用她多年不变的亮嗓音答道：“我很好啊！”那您在干吗呢？“我在工作。”

所谓探望，也就是立在距离大门几步远的她那张堆积如山（应该承认够杂乱的了的）的书桌旁边，因为她的家根本没凳子椅子，更谈不上让来客有沙发坐了。来人多时，我们会前头后头围着，目光都集中在她伏案握笔的桌面上。老太太签书一定要工工整整写好多字，还要盖章，太正经八百了吧，也不看看接受她馈赠的有几个的水平能与她的著作译著匹配。

□ 人物剪影



1991年5月13日，萧乾、文洁若在书房中留影

文阿姨的这个固定坐姿，让我深信，即便是我们撤了，她仍然会保持这种在世俗看来亢奋的写作状态。而这恰是她快乐健康的动力。

所以我为她画的有限的几张小像也多半是这个坐姿了。也有例外，陪曹小莉那次是海外来客专程到访，老太太总算转过身和人谈话，当然还是坐在这把紧挨书桌的破旧椅子上。那天，我捕捉了她正面的笑容。那年是2010年，文阿姨比现在年轻不少，正值夏天，她露出的胳膊还挺丰满的。文阿姨爱美，爱戴项链，出席活动还会戴上假发描上眉。是啊，她比我妈年少12岁，相差一轮呢。这些年每次见到，她总要信心满满地说：我要赶上杨苒，还叫我告诉我妈要超过杨绛。杨绛先生走了，文阿姨的长寿目标又提升了，活过一百是起码的。

2019年3月13日晚上，收到《藏书报》编辑部主任张维祥发来微信，说他从石家庄来京了，要来看我，还要看看文老。我问你去过她家吗，他说有地址，我说并不好找啊，我为他犯难，又对老人家简陋的生活情状略微吹了点风，让他有思想准备。前日虽有点不适，想想好久没看文阿

姨了，人家又是打老远来，未曾谋面，还是应该陪陪他。便决定开车去，约好在文阿姨家见。“两会”期间交通严管，我谨慎地从月坛南街绕过去，总算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21号楼前找到了车位。

敲开门，不出所料，文阿姨还是在书桌前那样坐着，桌面上的书本堆砌得更了不得。屋里有两个访客，一位年轻的男士显然是微信号“造句哥哥”的张维祥，另一位干练的女士是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编辑邓瑜，前几天还在电话里采访过我，立即便认出我了。

男编初次造访，女编来过不止一次，她有特稿任务压身，带来笔记本，要和老人核对照片。但此刻文阿姨赠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，我以为这是她最高的礼节。我进门这会，他们正处在这一场面：一位坐，两位站，俯首等候文阿姨题词。今天老人坚持要在每本书上抄下朱镕基对萧乾的评价，自然轮到送我书时，又照样抄了一遍。

文阿姨题词写道：萧乾按中国传统给自己过了虚岁九十大寿生日。朱镕基亲笔致贺：“我在中学时期，先生就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之一。先生毕生勤奋，耕耘文坛，著作等身，为中国的文学、新闻、翻译事业做出宝贵贡献。”

签书同时，“文革”话题是文阿姨每一次都会说的，这回提到红卫兵给文化界哪位剃了阴阳头的事。我们是可以跨越时空五十多年继续保持缄默，但在这样狭窄不堪，几乎到了家徒四壁地步的空间里，我却强烈地感受到正义的力量人性的光辉从来没在这泯灭过。

看他们忙着，我到一边悄悄帮文阿姨收拾床铺，收捡垃圾，企图能给这位在旁人眼里实在孤独无助的九十开外老太太，

腾出稍微利落的地盘，让她舒服一点。我看她那样专心，没注意到我，却没料到，当我将两只垃圾袋扔到门边时，文阿姨突然发话：“你可别给我扔啊，我都有用。”

天啊，刚刚还向人夸她比我妈随和多了，这下完了！

文阿姨是我国健在的翻译家前辈，日英文兼通。那天在她众多的纸物里，看到的我认识但并不懂的日文字码，一点不觉得奇怪。

也是这天我接受了文阿姨一个任务，她看我给她画像，夸我画得比她儿子萧桐好（其实一点不好，太匆忙了），便表示希望我画一张年轻的萧乾，所参考的放大黑白老照片就摆在床边的旧桌上：二十九岁，摄于



1997年赵衡陪爸爸赵瑞蕪、妈妈杨苡拜访萧乾伯伯留影

欧战时节，这位大陆唯一的二战大记者帅极了！

只可惜尘埃满框了。

2019年3月17日

陈秉良：刚毅坚卓写春秋

○李敏



陈秉良老学长出席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活动

陈秉良，江苏宜兴人，1926年出生。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，1949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，水利水电专家。先后参与三峡水电站、云南鲁布革水

电站等国家重点大型水利水电项目的论证和建设，为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“当代青年最需要什么样的精神？”在纪念“西南联合大学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”活动的一次师生对话上，面对云南师范大学青年学子的提问，陈秉良毫不犹豫地說出“刚毅坚卓”四字，全场掌声雷动。

辗转至昆明

192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陈秉良是家中长子，其父母重教育，竭尽全力让